

白糖棒冰

俞天立

说起棒冰，怎能不提儿时的“冰棍儿”呢。这小家伙一整块是由白糖水冷凝成的，夏天咬下一角细细品嚼，冰凉沁喉，甜香四溢，是我儿时的最爱了。

我从小在杭州读书，暑假方回老家新昌看望祖父母。总是人还未到，祖母已把一整箱“新光”牌棒冰买好了，藏于冰箱。但免费的福利到手并不简单——每日一根，绝不多给，怕小孩子吃坏肚子。

但机智如我，怎会囿于“戒条”呢。美食的诱惑，足以使我“铤而走险”，趁家人没注意，就偷偷溜到冰箱所在地——父母的卧室，拿床垫脚，去开上格的冷冻室。“新光”牌棒冰是蓝红色相间的纸包装的，纸张薄如蝉翼，印着一颗硕大的星星。撕开一角，冷气便“蹭蹭”冒上来；有些残纸还黏在冰面，得用指尖小心剥净。

棒冰入口，如沙漠行者之逢甘醴，那种透心凉的感觉，瞬时消弭炎夏溽热之气，浑身舒泰。我三口两口咬完，牙齿直打哆嗦全然不顾，生怕被发现。

一两次“作案”尚是不打紧的，只是次数多了，还是被祖母发现了蛛丝马迹。她见冰棍数量短时间下降得太快，又翻出了我扔在垃圾桶里的包装纸，便捉住我责骂了一顿。可我一个孩子怎能抵挡冰棍清凉甘甜的诱惑？直到再次“作案”被发现。

作为惩罚，我暂时失去了吃棒冰的权利。

二

如果说祖母是严师，那么祖父是慈师了。他不忍见我吃不到棒冰心痒难忍，又怕我“积习难改”，便想出了一招可以控制我贪吃冰棍的法子。他拿了白纸，裁成几十张小纸块，写上“一支棒冰”“两支棒冰”之类的短语，然后起了个大早爬到山顶，把纸条藏匿在石块下、树梢上、草丛里。第二天，他领我上山，告诉我，只要找到任何一张带“棒冰”字样的纸条，就同意领相应的冰棍

给我吃，每日限一张。他在旁边静静地看着。于是，我拼了命地爬树、翻石，甚至刨开土丘，弄脏了衣裳也全然罔顾。棒冰的诱惑，使我倍加努力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张，上面却写着“无。”我无奈片刻，自是不肯放弃的，继续搜寻。与透凉甜美的冰棍相比，暑气的蒸腾、衣裤的脏乱算得了什么？

终于，我捡到了二十多张“棒冰票”。这些“战利品”，分明是一滴滴甘如饴、润如玉的水分子。我将它们当作宝贝疙瘩藏在储钱罐里。每日午睡后做完作业，就抽出一张，向祖父去换棒冰。他像小贩似的，微笑着一手交票一手交货。得了货，自然是我的享受时间了。久而久之，我已能克制自己的贪欲——即使“棒冰票”用罄。有一次，祖父带我去县城逛街，忽闻阵阵有节奏的木梆敲击声——那是一辆“冰棍车”。他掏出两毛钱，小贩便徐徐打开三轮车上的木头箱子。一摞摞的白糖棒冰如砖瓦整齐地码放在蓝色厚棉包裹里，蹭蹭地冒着寒气，我眼睛都看直了。祖父让他拿出一支给我，我大快朵颐地又吮又咬，忘记了一切烦恼。仿佛，吃棒冰是世上最大的赏心乐事。祖父问我还要吃吗，我摇摇头。我已经知道必须克制自己“贪欲”。

三

村里有户人家，鲜少与外人来往。女主人被村民们唤作“宝缎师娘”，儿时的我不辨乡音，一直以为是“爆弹师娘”——爆脾气的意思。这使我每次经过她家都心生胆怯，害怕出岔子。后来宝缎师娘似乎是得罪了某位村民，被嚼舌根，说她家那块地原先是坟地，满屋子晦气，晚上还会闹鬼——我虽不知内情，却更害怕路过她家，每次路过也总是一溜小跑过去。

一天，我经过宝缎师娘家，透过半掩的门缝，瞥见她的小孙子正在啃一根白糖棒冰。他惬意的样子惹得我心里痒痒，实在是想吃一支；可一想起村里的流言，只好咽下口水。正当我踌躇之

际，宝缎师娘注意到了我的身影，心里早猜出了三两分。她搬出一张小凳子，唤我进院子里坐。出于好奇和美食诱惑，我还是忐忑地走进了那扇“晦气”的门，却只见寻常的院子、寻常的花草，甚至带着莫名的煦暖。一棵老藤葡萄树，藤藤蔓蔓从天井一角绵延开去，巴掌大的叶片遮天蔽日，送来扑面的、荫凉的气息。一支冒着丝丝寒气的白糖棒冰递送到了我面前，宝缎师娘笑吟吟地看着我。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，嚼着甘甜的棒冰，感受沁人心脾的凉意，望着那双慈爱充盈的眼睛。淡淡的皱纹在她眼角麇集，一对豁牙守在唇口，笑靥是那么平易、熨帖，仿佛冬日里的暖阳。她的小孙子正站在一株茶花前，痴迷迷看着鲜嫩的花蕾。他也仿佛成了苍翠的绿叶，真实得可爱。我不明白这样温馨有爱的院子，怎么会是传说中闹鬼的院子呢？宝缎师娘又怎么会被叫作“爆弹师娘”呢？

回到家，我告诉了祖父我的这段经历，问他为什么大家都叫她“爆弹师娘”。他望着一脸迷惘的我说：“你要记得，人不一定和她的名字一样。有些道理，等你长大，就明白了。”这意味深长的一句话，我似懂非懂。

四

长大后我才了解到，宝缎师娘其实一直为人和善，只是她鲜少与村民接触，方使蜚语流言蔓延如病毒。我这才渐渐悟出祖父当年话语的意思。人的善心就像一根白糖棒冰，花花绿绿的包装纸，是人工强加的，遮掩不了它纯洁的内涵。我们用心一片一片剥去本不属于它的包装纸，看到的才是它真实的面目。白糖棒冰吃起来虽凉，回味却是温暖在心的。它的凉意唤起的内心的暖潮，可以消解燥热，得到舒爽。这正像祖父的循循善诱——尽管他已故去多年，我仍始终记得，他教我怎样克制自己的欲望。

小小的白糖棒冰，味道虽寻常，却别有一番绵长永年的滋味。

板壁上的那个小洞

(小小说)

石旭东

世事难料，想不到当年我是那么鄙视“继母”，而如今却自己也做上了“继母”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做了继母方知继母并无异样，同生母一样可以伟大、美好，大可不必在世俗偏见的桎梏里生活。然而，我的心坎里却永远镌刻着自家板壁上的那个不可磨灭的“小洞”了。

我三岁那年，可恶的病魔夺去了我亲生母亲的生命，外婆把我抱回家当作心肝宝贝，从此我就在外婆的怀里长大。

我的父亲老实忠厚，是方圆百里闻名的木匠师傅，为人诚恳热情，手艺精湛，大伙都喜欢他做的家具，东头做了做西头，常年在外干活，偶尔才跑来看我一下，倒是外婆常在我耳边嘀咕，说他那么那么好，可我没亲眼见过，也没亲耳听过。

七岁那年，爷爷、奶奶把我接回家送进了学校，第二年，我父亲便给我带来了一个继母。继母生得很漂亮，皮肤白皙，身材苗条，一笑就露出两个大酒窝。父亲说继母是个好人，一定会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我，要我也像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她。可我做不到，还记恨她。其时，我已经知道继母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了。有句老话说：“晚娘(继母)的心，铁打的钉”，还说：“冷粥冷饭当时饱，晚爹晚娘当时好”；我还看过《芦花记》的戏文，那个继母呀，当面呵呵笑，背后做鬼叫，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穿好棉花做的棉袄，而让继子穿芦花做的棉袄，结果冻倒在雪地上，真是坏透了。尽管继母对我笑嘻嘻，轻声细语，可我全把它当作伪装，时时留心她，处处提防她，尤其是那些对她眉开眼笑的放荡男人更让我不寒而栗，我父亲经常在外干活不回家，她要是来个“红杏出墙”让我父亲戴绿帽子，那还了得？我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：我家的住房是木质结构的二层楼，卧室在楼上，隔间用的是木板，叫“板壁”，继母的卧室和我的卧室相隔一个楼梯弄，我偷偷在楼梯上方她卧室的板壁上钻了一个小洞，楼梯弄光线阴暗，往外看模糊，往里看清楚，晚上一亮灯就更清楚。

那一年我读初二了，一天夜里村里做戏文，是越剧《西厢记》，我看完戏回来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尽是崔莺莺和张君瑞“隔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”的情景，越想越不安，越想越恐慌，似乎那边也在“隔墙花影动”了，便忍不住起来朝那个小洞里一瞧：“哎呀，我的天哪”，里面果真闪出了一个大男人！“父亲不在家，还会有谁？”我的心头即刻冒出一团火，便抡起拳头“嘭嘭”地敲开了房门，却不见继母，那男人说他是我继母十多里外的一个亲戚，是来看戏文的，正好碰上了继母，继母硬要他在家里留宿，自己睡到一个朋友家去了。第二天，我又特意去问了她的朋友，那男人说的是真的。这一次自讨没趣，几乎击溃了我心底里的“马奇诺防线”，我怕“东窗事发”，赶紧堵上了那个小洞。我不知道事后继母是否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幕，她依然和往常一样平静，对我也依然是笑嘻嘻的，轻声细语。这使我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平心而论，继母确实从未对我做过什么，那个小洞里也确实从没发现过什么，倒是我有时故意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我去华东政法大学报到读书时，她还全程陪我去上海；对我父亲，继母也是一如既往，恩爱有加。难道她真如父亲所说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我吗？难道真是我想错了错了吗？

如今，我已是一名为民做主的法官了，戴国徽，穿法袍，为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，向一切世俗偏见宣战，我们必须为“继母”正名，还我的继母一个“清白”。然而，板壁上的那个“小洞”却永远成了我心中的“窟窿”！



天姥山

爱的传递

(日辰 作)